

长篇小说

窥天

隔世醒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窥天

隔世醒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窥天 / 隔世醒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99-3607-9

I. ①窥… II. ①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025397 号

书 名 窥天
著 者 隔世醒人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蒋婉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07-9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诡异的命案 /1

深夜,一栋“闹鬼”的别墅里发现一具女尸,当晚负责看护宅院且身上有伤的祁兵被警察带走。令警方吃惊的是,犯罪嫌疑人曾是一名担任过“中南海保镖”的退伍特种兵。然而,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案件本身的离奇恐怖,它竟然超乎了所有刑事专家的想象……

第二章 疯狂的逃犯 /19

祁兵冒死潜逃,他与事先做好接应准备的张崇斌接上头。深夜里,二人穿越一片诡异的深山丛林后,再次闯入闹鬼的凶宅。令张崇斌惊诧胆寒的是,在阴森黑暗的房间里,他不仅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而且祁兵也仿佛被妖魔附体……

第三章 神秘的地界 /45

作为一名最危险的通缉逃犯,警方联合武警部队官兵对祁兵展开围追抓捕行动。但是当追捕人员进入深山后,却意外地发现所有的通讯设备失灵,而且警犬也变得烦躁不安不听使唤。为此,警方组织专家团队对这一异常事件进行了分析论证,可专家们的意见分歧很大,竟让参会的警方高层面面相觑、难以取舍定断……

第四章 独自调查 /53

经历了恐怖之夜,张崇斌意识到案件的性质远比想象的诡谲复杂。尽管接受这种事实与他过去所认同的科学认知相抵触,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矛盾和痛苦。但是,为了拯救兄弟,他必须勇于面对挑战现实,只有如此,才能找到证明祁兵无罪的有力证据。于是,张崇斌决定亲自展开调查行动……

第五章 命理玄机 /68

身在异乡的张崇斌孤独落寞,一日闲逛,偶然拜见到一位通晓命理玄机的隐世老者,顿感相见恨晚,一番禅机妙论,张崇斌深为叹服老者深不可测的修为,而老者也掩不住地欣赏张崇斌的悟智聪慧。告别之际,老者以一首谶言诗词相赠。也许一切都是注定的,面对命运的挑战,张崇斌就像一只“寻找顽童的蚂蚁”,他选择要走的路超乎了世人的想象……

第六章 不可思议的未解之谜

/95

张崇斌发动公司全体人员开展调查工作,在段涛的提示下,察觉到祁兵案件的背后似乎与一起不同寻常的 UFO 事件有着潜在的关联。当张崇斌向英国导师尼科(国际危机管理领域的知名专家)求助时,尼科竟然隐讳地提示到现实中的确存在诡异的“闹鬼”现象。此外,更为棘手的是,公司通过对整个案情评估分析后,发现这项调查工作风险极大,极有可能触碰到涉及国家安全的调查禁区。

第七章 被抛弃的天才

/107

张崇斌意识到开展这项调查工作必须打破常规思维,更需要具有特殊专长的人才加盟。于是,他想到了思维异与常人但智商奇高的唐凯。两人相见,张崇斌凭借自己睿智的头脑,解开了唐凯设给他的一道奇思妙想的谜题,赢得了唐凯的信任和好感;而唐凯则通过当众演示了一个足以挑战当今物理学定律的惊人试验,充分展示了其过人的天赋。

第八章 惊骇的发现

/123

再次回到贵阳,张崇斌带上商调部的孔超和留在当地的段涛,三人分工明确开展了实地调查工作。果然,在不断深入的调查中,张崇斌惊骇地发现调查工作探触到国防军事禁地,而更令张崇斌心沉不安的是,祁兵案件的背后,极可能还隐藏着一个世人未曾察觉的惊天阴谋……

第九章 未公开的 X 档案

/146

张崇斌在拜见一位研究 UFO 现象多年的专家时,看到了不为公众知晓的秘密档案资料,并对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组织的绝密军事武器有了全新认识。虽然,调查工作有了进展和收获,但因调查事件的性质太过敏感,张崇斌痛苦地发现他可能无法采集到有效的证据,整个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不过,当他听了段涛的战友说的一个军事秘闻后,事态又有了重大转机……

第十章 隐晦的线索

/165

张崇斌得到了隐世老者留下的一幅画有奇特图形的谜图,虽然一时解不开其中的含义,但他相信此图一定会对自己的调查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尽管前途凶险坎坷,但出行前的那一晚,参与调查行动的人都兴奋得难以入睡。于是,对人生命运有了转化感悟的张崇斌与孔超、段涛一起对人类终极追问的哲学命题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第十一章 纳粹的隐秘

/177

通过对谜图进行破译,张崇斌竟然关注到德国纳粹在上个世纪早期曾搞过的一些极为诡秘的军事活动,并认为这些隐秘活动就是导致德国纳粹迅速走向强大但同时也奔向毁灭的根源。再结合取得锦包时所意会的那些暗示,张崇斌感觉已经破解了隐世老人留下的谜图的谜底,但这却令渴望早日揭示案件真相的他更加忧虑后怕……

第十二章 国安部在行动

/195

军事禁区附近一带突然发生地陷,专家探测发现地下深处有不明流动的神秘物质,联系以前贵阳“空中怪车”事件和近期暴发的 SARS 事件,国安部已敏感地将这一系列突发事件与保卫国家安全的目标任务联系起来。张崇斌在这一敏感地区开展的方式特殊的调查工作也由此引起了国安部的关注……

第十三章 狂龙过疆

/205

身无分文的祁兵为逃避抓捕而来到越南。为了生存下去,他打起了无生死限制的地下黑拳。一个绰号“地狱屠夫”的泰拳手是这个地下拳场的拳王,此人极度冷血残暴,已经毙命数十拳坛高手而无一败绩。在当地黑帮的操控下,祁兵最终与“地狱屠夫”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格斗……

第十四章 死而后生

/225

根据线索的提示,张崇斌等人进入了一个不知深浅的巨大地下洞穴勘探调查,没想到竟发生了意外,张崇斌为救助落水的孔超而被地下河道的潜流卷走。经历了濒死状态,苏醒过来的张崇斌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地下空穴中,在那里,他得到一个救命法器,并看到一位圆寂的面壁高僧,一时间生死感动泪流满面……

第十五章 远古的文明

/250

在医院里,救治张崇斌的向主任是一名信仰藏传佛教的皈依弟子,看到那救命的法器,向主任感觉到张崇斌不是一名普通的病人。果然,在一次二人单独谈话的过程中,张崇斌以其不拘一格超凡绝尘的灵犀觉悟,将东、西方两大神秘的远古文明传说联系起来,深受启发的向主任为此感叹不已……

第十六章 绝境杀机

/282

在越南女郎范秀婷的帮助下,祁兵的伤病得以及时救治,并体会到女性的温情爱意。但是,当地的黑帮为利用祁兵做事而绑架了秀婷。祁兵为拯救秀婷不得不答应黑帮的要求,后发现办成此事几同送命难以完成。情势更为险恶的是,因为女郎特殊的家庭背景,祁兵又被越南军政当局误认为是绑匪而遭通缉追捕;同时,黑帮害怕走漏风声,也重金悬赏追杀祁兵……

第十七章 赌命的合作

/298

正在奔赴西藏路上的张崇斌突然接到祁兵的“告别”电话,意识到祁兵面临的处境凶险非常,于是立即改道赶往越南营救。在复杂紧迫的形势下,张崇斌孤身一人闯入黑帮窝巢,与黑帮头目“白纸扇”几番生死一线的斗智斗勇,甚至不惜亮出诱人的“底牌”作为交易,复杂凶险的局面最终得以化解,祁兵和秀婷成功获救。可是,这次的行动却换来了黑暗势力缠身的代价……

第一章 诡异的命案

第一节 民间危机管理公司

2001 年底,张崇斌结束了近两年的留学生活,从英国回国了。在东北的老家休整一个月后,离家远行,去了他认为更容易找到机会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那些学院派理论的南方。张崇斌的运气不错,通过猎头的引荐他被 N 市的一家上市集团公司的老总看中,直接就做了高管。凭着出色的表现,他很快赢得老总的信任和赏识,不过,因为鲜明的个性和一个一直以来始终都放不下的梦想,张崇斌在那家企业做满整一年就辞职了。他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在 N 市当地开了个公司,公司的工商注册名称是:克利斯危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克利斯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面向社会提供民商事务调查和特卫两大类服务。客观地说,民间经营这行,目前国内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做此类业务的民间机构早在 1992 年,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就已经出现,但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敏感性,政府的相关部门对开展此类经营活动的民间机构一直采取着诸多方面的管制。

随着 WTO 的到来,国外那些开展此类业务且蜚名国际的老牌劲旅的分支机构纷纷在中国各大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登陆,像美国的平克顿公司、克罗尔侦探社、英国的罗思国际公司等等,国内本土的此类机构也顺势由地下走向半公开化。可是,本土的相关从业人员,无论是在专业素养还是执业人员的数量上,都难以达到国际上公认的行业标准,而且,国家对此行业应当予以

引导和监管的配套法律规范和行业管理制度也不尽完善。所以,按业内人士的说法,这个行当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打法律擦边球的“边缘行业”。这种情势下,意味着在中国本土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义上的权益保障,而且,很容易因为缺乏常识性的专业技能而触犯法律“红线”。换句话说,要想吃好这碗饭,就必须要有过人之处,既要懂法律法规更要懂得根据不同的处境灵活应变,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采取不寻常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张崇斌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开这个公司,当然有他的理由和条件,没有点金刚钻谁揽这瓷器活,张崇斌对自己一直都这么自信。

祁兵能在这家公司担任特卫队的队长,应该说完全是凭借他过人的能力和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祁兵过去曾在北方的一支武警总队当兵,是个军区首长都认识的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他不平凡的军旅经历和获得的诸多荣誉,证明他绝对是中国最优秀军人中的精英。退役后,他被一家外资企业老板高薪聘去做了总经理助理,后应张崇斌的力请才来到公司,负责公司所有特卫队员的培训和带队执行各类重要特卫任务。

克利斯公司成立之后,秉着“睿智化解危机之险、忠诚铸就正义之剑”的经营理念,打造了一支注重规范、诚信、高效的工作团队,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就承接了几个有影响的特卫服务项目和高端商业调查案件,尤其是公司为港台与内地知名演艺明星来N市演出提供的全程贴身安全护卫服务,一时成为当地各大新闻媒体追风报道的热点。公司这股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度让张崇斌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可是,一场突兀而来的“非典”使得公司业务量迅速滑坡。“非典”闹得最凶的时候,公司上下更是人心惶惶。就在这期间,克利斯公司意外地接到一单特卫服务项目:外地一家房地产公司想雇佣几个特卫看护他们在某郊区的一幢别墅。在张崇斌看来,这种“保家护院”的活儿找公司特卫来做简直是大材小用。不过,对方对明显高于普通安防公司的服务收费却没有任何异议,爽快答应,这个时候能有钱赚,当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这单项目,张崇斌决定让祁兵带着特卫队员段涛去完成,权当是给整天无所事事闲得难受的好哥们一个度假休息的机会。

祁兵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贵阳,此地紧挨着湖南,而湖南据说是引发这场“非

典”的元凶——“果子狸”的盛产地之一。段涛过去曾在贵阳那边当过兵，祁兵在特卫方面的专业水准自不用多说。所以，张崇斌很放心他们的组合，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也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对这个项目做例行的安防预案论证。

第二节 猜不透的杀人动机

6月4日 N市某酒店餐厅

这天中午，张崇斌正在与一位客户一起用餐，突然接到公司外派执行护卫任务的特卫队员段涛的电话：

“张总，队长他……他出事了，您还是尽快过来一下吧！”

“祁兵出了什么事？”

“我……我不知道，这边的公安把他给带走了，我现在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是快过来吧！”

段涛在电话里的语气让张崇斌的心骤然一沉：“那边究竟出了什么事？这两人才外派出去不到三天啊！”匆匆结束用餐，张崇斌立即赶回公司。

回到公司，张崇斌在档案柜中找出外派业务项目的委托合同，按照上面的联系电话他给对方的联系人去电，电话处在持续呼叫状态，但一直没人接听。张崇斌立即又给段涛去电，得知段涛在贵阳那边也一直无法和最初接洽他和祁兵的黄主任联系上。思索片刻，张崇斌直接给贵阳当地的公安部门去了电话，证实祁兵确已被羁押，但究竟是因何事由，对方在电话里没有说得太多，倒是提出让公司这边尽快来人，对该案的处理予以配合。事不宜迟，张崇斌马上订了最早一班去贵阳的飞机，准备好相关物品，他就直奔机场而去。

有句俗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说的就是贵阳。

果然，晚上到达贵阳，张崇斌一下飞机，淋漓细雨就袭身而来。段涛和他的一个战友早已在机场等候，接上张崇斌，车子直奔贵阳市白云区北郊的一个部队招待所而去。

一路上，张崇斌和段涛没说几句话，气氛沉闷而压抑。到了驻地，段涛让他的战友先行离开后，他走到张总跟前，低着头，肩膀微微抖动着，慢慢抬起头来，眼圈已是泛红，嗫嚅地说道：“都怪我，不知道队长现在怎么样了。”突然，他又大声说道：“张总，队长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张崇斌绷着脸严肃地看着段涛，语音低沉地说道：“你给我控制好情绪，把你和祁队长来到这边发生的所有情况详细说给我听。”

段涛深吸一口气后，开始说起他和队长到了贵阳先是去了那家房地产公司见到了联络人黄主任，了解到他们要去看护的别墅在市区北郊。这栋别墅建好之后，曾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但很快那人就搬走了。再之后，别墅经重新装修，这家公司又雇了个做家政的外地女工吃住在别墅里，就在前些日子，那个女工没有跟他们公司任何人打招呼，而且连工资都没要突然也走人了。按黄主任的说法，这次让他们过来主要是来抓小偷的，因为此前搬走的那户人家和最近突然走掉的女工都曾反映过，这栋别墅半夜里经常听到楼上的不知哪个房间会发出些奇怪的声响，白天去查看的时候又看不出什么异样来。黄主任怀疑可能是有贼或者是山上下来的什么动物半夜偷偷溜进房子里，但这些猜测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别墅就不好对外出售。所以，黄主任让他们住些日子，看看有没有那些“神经兮兮”的人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发现来捣乱的贼最好将人现场拿住。

听段涛说到这里，张崇斌突然想起走之前，祁兵曾跟他说过这次去看护别墅，估计是因为这个建筑在当地看起来可能比较扎眼，在那么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露富难免会让有贼心也有贼胆的人惦记着。祁兵的这个分析，张崇斌当时听着也在理，但在他看来，如果真的遇见了蠢贼，那这贼可算是煤场里舞大锹——倒霉！因为以祁兵的身手同时对付几个身强体健的壮汉都不会有多大问题。所以，张崇斌和祁兵当时皆当笑谈略过了这个话茬，他们都认为与以前执行过的那些风险巨大的项目比，这次的护卫工作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算不得什么。

但现在看来，从段涛禁不住微微抖动的脸颊和尽力想保持平稳的语气中，张崇斌意识到当初自己明显低估了这次任务的风险。

段涛继续说道：“第一天的白天和晚上，一切都很正常，我和队长既没有听到传言的怪异动静，更没有看见什么贼影。第二天，以前的几个战友知道我来贵阳，就约我晚上出去聚聚，队长说难得来此一趟，见见老战友是人之常情就批准了，我是在下午五点半左右出去的。可是，谁能想到……咳！要是知道队长一个人会出事，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的！”段涛两手攥紧了拳头。

“然后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张崇斌点上一根烟，尽量克制自己的某种情绪。因为按照公司的制度规定，外出执行特卫任务的时候，不允许特卫人员和当地的熟人随便联系，尤其在这个“非典”猖獗的时期，更不允许个别队员脱离团队外出潇洒。但是，这次却是祁兵，公司的特卫队队长自己坏了规矩。

段涛接着说道：“那天晚上，战友们一起喝酒叙旧，近午夜的时候我想回去了，但这帮战友就是不让早走，还用电话帮我跟队长请了假，当时队长也同意了。就这样，我们一帮战友又继续喝酒，那晚我也是兴奋得昏了头，酒最后究竟喝了多少也没有数了。后来，我让尿憋醒才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睡在这个招待所了。待我赶回去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五点多钟，我进了屋却看见队长一个人僵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上和手上竟都有伤口和血迹！”说到这里，段涛眼睛圆睁，喉结上下来回滚动一番，“我问队长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贼闯进来了？队长却让我不要乱走动，注意保护好现场，等警察过来。时间不长，真的来了警车和急救车，几个警察进屋后四处拍照，我和队长被带上了一辆警车。后来……我……我透过车窗看见他们竟然从二楼抬下来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张崇斌顿感惊诧。

“是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看样子好像不是活着的人。”段涛的语气里也透着不解的惊异。

“怎么看出来的？”张崇斌拧眉追问道。

“那女人从抬出屋子到放上车拉走一直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抬女人上急救车时，我还看见，那女人皮肤上浸着一大片血迹！”

“皮肤上？那女人难道没穿衣服吗？！”

“穿了衣服的，但这个季节穿得少，抬那女人的时候，她后背和大腿都露在外面。等到了警局之后，他们将我和队长分开，不知道队长那边怎么样，我反正是一直被两个警察讯问。因为我的那些战友能证明我当时不在现场，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放我出来了。我去找队长他们却不让，出来时，路过队长在的那个房间，从窗口，我看见队长竟被戴上了手铐！”

“你一出来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是吗？”

“是的张总。我很担心队长，也理不出头绪这到底是怎么了，该怎么办好，所以一出来就向您汇报了这边的情况。”

从段涛对整个事态的描述，张崇斌意识到祁兵这回惹上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毕竟“人命关天”。不仅如此，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祁兵将有牢狱之灾不说，甚至连他本人也很有可能会牵涉到法律责任。想到这些，张崇斌浑身开始爆热，手中已燃烧到根部的烟头被他用大拇指和食指两根指头使劲捻灭……当他抬起头来，看到站立在身旁的段涛焦急无措的样子，张崇斌又深吸一口气，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这个时候必须要冷静，要拿出平时对待最复杂案件去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黑色危机，他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拯救祁兵，也拯救自己！冷静下来，经过一番思索，张崇斌决定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效的线索和证据。

但是，这里有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是那个不像活人的女人。

“这女人是谁？为什么她会死在这别墅里？那天晚上祁兵究竟做了什么？祁兵的主动报警算什么？难道是自首？！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为什么不先给我打电话？”张崇斌一边吃着段涛端过来的热水泡的方便面，一边默默地思考这些令他困惑的问题。

吃完面后，张崇斌招呼段涛打辆的士，二人一起去了市郊的那栋别墅。

雨夜里，远离市区喧闹而孤零零静矗于山坳一处的这栋豪宅，其整体建筑结构四四方方，屋顶是个正三角形，这与周边的一些简易破旧的临时建筑相衬显得格格不入，毫无光亮的门窗错落成一张巨大黑色而哭泣的“脸”，弥漫着一股阴郁的气息。

张崇斌和段涛围着别墅来回转了几圈，从几个角度拍了些照片后两人就返回宿地，简单洗漱一番，各自休息去了。

已是午夜时分，一直都想不通发生这起案件的情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张崇斌坐了起来，靠着背墙，他点燃一根香烟，黑暗屋子里，伴着时明时暗的光亮，一缕蓝烟不断地从面前轻纵飞散，此刻，张崇斌开始回顾与祁兵小时候在一起的很多往事，兄弟二人久别后的再次相逢……

第三节 兄弟情谊

“手是一扇门，全靠腿打人。”张崇斌嘴里一边喊号着，一边用他那灵活有力

的长腿连续对祁兵的身体踢去……小的时候，张崇斌和祁兵是同一群半大的孩子在部队大院长大的，这群孩子中，张崇斌与祁兵是最能玩在一起的伙伴。八十年代中期那会儿，一次看了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后，这哥俩对武术突然疯狂地迷恋起来，整天早起晚出的压腿击拳踢沙袋。所谓‘南拳北腿，一寸长一寸强’，张崇斌的个子比较高而且偏好腿法技击，在和祁兵对练时，这是一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祁兵个头虽然不是很高，但玩起动作来非常灵活，他拳脚齐练，出手的特点是既快且狠。平时这哥俩对练时虽然不至于动真格下黑手，但也经常暗中较劲争高下，狠招时出，所以身上总见青肿皮破，正是“要学会打人，先学会挨打”，当时他们就信这个。

自我感觉有了点功底后，张崇斌和祁兵开始有些不太安分了，没事就找借口“以武会友”。对外作战他们二人从来都是团结一致如亲兄弟般，所以一段时间，他们在周边孩子堆里和学校都出了名，当然不是什么好名，但能打会打，每每看见别人惧怕的眼神，对他们来说就是种莫大的荣耀和满足。

后来，张崇斌初中毕业离开家乡去了南方一所学校读书，祁兵留在家乡一直到高中毕业去了部队当兵。这样，两个人一直以来看似拴在一起的命运轨迹开始有了分叉。再之后张崇斌毕业工作、不满足现状又读书学习然后再工作，工作环境和薪水也相应地不断跟着提升，总之算是走了“读书人”该走的路。

而祁兵的军旅生涯却不简单。虽然分开了，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张崇斌从祁兵那里经常听到让他羡慕不已的消息。祁兵的确是好样的，他去武警部队不久就被部队派去西部执行平定一起暴乱的紧急任务。关于那段经历，祁兵每每和张崇斌说起时都是咬牙切齿：“操！真是窝囊透了，有枪在手就是不能开啊！”

在部队，祁兵过去强身习武打下的好基础发挥了作用，这部队的环境使他如鱼得水，本身悟性就好，再加上近似疯狂地猛练，祁兵的功夫是日益精进，并且在军事训练的各方面表现也非常优异，射击和驾车技术是整个军区的示范标兵，后经上级组织挑选当过“中南海保镖”，专为国家一些重要领导外出做贴身护卫。在祁兵将要离开部队之际，更是光荣地代表中国警察参加了一届“国际警察搏击大赛”，在徒手格斗项目上，他战胜外国选手为国争得了荣誉。

“唉！曾经那么熟悉信任、令人钦佩的好哥们，难道阔别这年后他就会变成……”张崇斌将手中的烟头用力捻灭，这绝不可能！张崇斌更清楚地记得，祁兵在知道他开了这个公司后，面对他的加盟邀请，激动地说这正是他离开部队后一直在寻找的用武之地，这才是一份真正男人的事业！

“他是和我一样的，是为着年少时曾有过的梦想、成年后理性选择的事业而走到一起的。再说，这都他妈的什么年代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再怎么干柴烈火会至于最后出现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惨烈结果吗？！祁兵过去能得到部队各级首长的信任，成为领导身边的贴身保镖，这本身就是他品质过硬的最好证明！”想到这些，张崇斌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又平卧着躺了下来……“那么，这个女人会是经常来这别墅半夜闹怪的贼吗？祁兵那么好的身手竟然也会有伤，难道是这个女人也会些超乎寻常的武功，最后竟迫使祁兵痛下杀手？但这可能吗？！这一切，看来只有见到祁兵才能解惑，也许过几天，祁兵澄清了事实，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张崇斌尽力往好处想着。

第四节 身份特别的犯罪嫌疑人

“崇斌，我在这里！”

“祁兵，你做什么去？！”张崇斌吃惊地喊问道。眼前一队正在行进的衣衫褴褛的人群里，一个神情憔悴的人在招呼张崇斌，那人正是祁兵。

“有紧急任务，我必须走了，别忘了给我写信啊！”祁兵招着手大声回道。

“你到底去哪？信往哪寄？”望着渐渐远去的祁兵，张崇斌急喊着……猛地睁开眼睛，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是场梦。起身坐在床上，一时还回不过神来……沉静片刻工夫，张崇斌快速下了床拉开窗帘，一片明亮的阳光迎面照来，外面是难得的好天气。

张崇斌抓紧时间洗漱完毕后，将段涛叫来说道：“我上午先去公安那边了解祁兵的情况，你想办法找到黄主任，找不到他就给我找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然后马上联系我。还有，你最好从战友那边看看有没有熟悉这家公司情况的人，去摸摸底。”

段涛用力点着头，回道：“明白！张总。”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

张崇斌走出招待所打车来到贵阳市某看守所，在门岗自报家门后，一个门

卫带他走进楼内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两位身着便装的男子，年轻的男子首先起身向张崇斌出示了警官证，同时介绍旁边坐着的是刑警队刘队长。

刘队长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但目光深邃锐利，他上下打量着张崇斌……

张崇斌点了下头，一边掏出身份证递给那位年轻的马警官，一边开口说道：“我是张崇斌，祁兵单位的负责人。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了解祁兵涉案的具体情况，另一个是积极配合你们尽快将事情澄清，我想……”话还没有说完，刘队长打断道：“祁兵犯案的性质很严重，你来的正好，我想知道你们单位到底是做什么的？”

“危机管理。”张崇斌回道。

“微机管理？”马警官插问道。

“是危险的危，机遇的机，危机管理在业内也称风险控制。”张崇斌解释道。

“我怎么觉得你单位经营的业务有些问题，你们有合法手续吗？”刘队长提出质疑。

“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张崇斌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把证件拿出来放在刘队长的面前，“公司的合法性请不用质疑，这与本案的关系好像也不大，我想……”

“祁兵以前是做什么的？”刘队长再次打断张崇斌的话。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们？！”张崇斌诧异地问道。

“他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你们怎么能随便聘用？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吗？有没有前科？！”一旁正在做着笔录的马警官抬起头来突然向张崇斌大声发问。

张崇斌左右看看面前的这两名警官，停顿片刻，然后说道：“刘队长，我有些不明白了，你们这是向我了解情况呢，还是在讯问我？我今天主动过来配合你们的工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您明示。”

“张总，你今天主动过来说明你是个深明大义懂法的公民，但你的属下却令人失望，装糊涂死不认罪，态度顽劣。”刘队长平静地说道。

“请您告诉我，祁兵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张崇斌严肃地问道。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不排除还有强奸未遂的可能。”马警官插话道。

“不可能！刘队长、马警官，这绝不可能！你们这么说有确凿的证据吗？”张

崇斌马上回问道。

“当然有！他不老实坦白也没有用，现在零口供也一样可以定罪。”马警官道。

“死的那个女人，是谁？”张崇斌又问道。

“我们正在查。”马警官道。

“祁兵他人就在这所里是吧，我现在可以以单位领导的身份看看他吗？顺便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如果他真的犯了事，我会让他配合你们主动交代问题。”

“这个时候不可以的。”刘队长回道，口气不容置疑。

张崇斌以他曾经做过律师的经验，知道这个时候案件正处在立案侦查阶段，祁兵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按照国家《刑法》的规定，这个时候可以见祁兵的除了律师外，连家属都没有机会。所以，他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刚才与两位警官的这番谈话，让他的心情蒙上了厚重的阴影，祁兵的“顽劣”他完全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多年的哥们，祁兵自尊要强的个性他太清楚不过了，可是现在祁兵的身份是严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外乡人，他这种对抗态度，如果遇上素质不够高且脾气暴躁的讯问人员……想到这里，张崇斌开口道：“刘队长、马警官，你们刚才说已经掌握了证据可以定祁兵的罪，我想这还需要经过检察机关认定，最后由法院来作出判决才能最后定罪。出于对我的下属负责和有利于你们公正办案的需要，我想我有必要回答你们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祁兵以前是做什么的？’”

“那好哦，请讲吧。”刘队长的语气缓和了些。

张崇斌打开提包，从中将祁兵的个人简历和祁兵过去在部队受到表彰的证书、参加国际警察比武大赛获奖的照片都拿了出来……然后，对刘队长说道：“这就是祁兵的过去，我为我的公司能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骄傲！”

刘队长显然有所吃惊，他一一看着摆放在桌面的这些证件，眉头渐渐拧成了个“川”字……

这会儿，张崇斌掏出盒烟，见对方不接受，就自己点上一根，又说道：“刘队长，您相信一个曾经如此优秀的军人会做出那种龌龊不堪的事吗？他能主动报警就说明他是问心无愧的，以祁兵这样的素质，如果是他犯下的事被抓，他不会诬赖狡辩的；我还算了解他，坐以待毙更不是他的性格，如果他真是罪犯，想抓

他恐怕也不会那么简单。”

对于张崇斌的这番话，刘队长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望向窗外，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马警官这时接上一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犯罪都是跑不掉的！”

屋内的气氛顿时沉闷压抑……突然，一阵手机震动声传出，张崇斌将手机拿出一看，是段涛发来的短信：“张总，请速来 BY 大厦，目标已发现。”

张崇斌放回手机，站起身来对刘队长说道：“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要办，需要先走一步。关于这个案件，我恳请大队长慎重处理，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不会这么简单，希望不要放过真正的罪犯而冤枉了一个无辜的好人。这几天，我人还在这儿，如果需要向我了解情况，请随时通知我，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还有，我会为祁兵聘请律师，到时还请大队长能安排律师和祁兵见上一面。”说完，张崇斌留下部分证件复印件和名片，并在马警官递来的笔录上签了字，然后走出看守所，打上一辆的士直奔 BY 大厦而去。

第五节 闹鬼的凶宅

坐在车里，张崇斌迅速梳理头绪：看现在的情形，祁兵要在看守所羁押一段时间，这种刑事拘留的时间可长可短，短则几天，长则可达三十七天，这期间虽然可以申请取保候审，但是祁兵涉嫌这个案件的性质太恶劣，申请取保候审的机会可谓渺茫。而且，刚才与警方接触，从对方谈话的语气，张崇斌意识到如果找不到有力的证据证明祁兵无罪的话，案件很快就会由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审查，祁兵也将由拘留转为被批准逮捕。那样的话，祁兵的危机处境就更难改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了解事情真相，尽快找到有力的证据和证人。

那么委托方黄主任他们为什么要躲避？有什么是他们惧怕的？在这个案件里，他们也许是可以帮助澄清一些事实的至关重要的证人，他们至少了解这个“凶宅”的周边环境和一些关联情况，他们的躲避是出于本能地对此类“灾祸”的敬而远之还是另有隐情？他们以前雇佣的女工突然离开别墅走人消失，而且连工资都不要；现在，却又有一个女人突然死在这个别墅里……两个女人、同一个别墅，难道，这两个女人就是同一个人？！车子飞驰在并不平坦的路上，张崇斌的思绪一刻不停地闪动，突然而来的这个感觉让他内心一震！这里面会不会